

抗“疫”胜利的约定

■彭振纲 邓梅莲

1月24日,大年三十。中部战区总医院汉口院区家属区,几样妻子吴娟娟爱吃的小菜,一碗从网上现学现做的排骨藕汤,组成了这个军人家庭朴素的年夜饭。

女儿小蓓妮闻着饭香,小手几次蠢蠢欲动,都被黎华茂拦下:“小同学,今天是除夕,团年夜饭一定要等妈妈回来才能吃。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越发严峻,就诊患者的人数逐日递增。在发热门诊,身为感染科护士长的吴娟娟,正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来回穿梭。

电视里,播放着央视春晚。当岳云鹏的相声开讲时,吴娟娟到家了。小蓓妮冲到门口迎接妈妈,黎华茂则在一旁递上热毛巾。

“早上不是跟你说别等我嘛,别饿着孩子。”吴娟娟一边用毛巾敷着脸上被口罩和护目镜压出来的淤青,一边说着。小蓓妮抢过话头:“妈妈,我不饿。爸爸说了,团年夜饭要一起吃。”

“是嘛,年三十,再晚我们都等你。”黎华茂在一旁笑着。

1月21日,紧急的疫情通报和医院政治动员令下达,作为院区康复理疗科主任的黎华茂,院区感染科护士长的吴娟娟请战到一线。

“我不能把你们俩全部投到一线,家里怎么办?”那天,领导建议他们夫妻俩,最好不要同时都去一线。

这些年,黎华茂常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,小蓓妮作为军人的孩子,还是得早独立。以前,他作为医院野战医疗所收

容处置组组长,经常跨区参加实兵演习,吴娟娟参与防治腺病毒感染;吴娟娟赴德国参加“联合救援-2019”中德卫勤实兵联合演习,参加保障武汉军运会任务,他则扎在科里研究军事训练伤康复。两个人顾家少,女儿小蓓妮很懂事,自己早早学着打理生活,为他们分忧。

此次疫情形势不容乐观,持续时间尚未明朗,两人也无法送女儿回老家。如果夫妻二人同上一线,就需要单独隔离居住,很难回家照顾女儿。两人商议后决定,由吴娟娟到一线,黎华茂在后方保障,抽时间回家照顾女儿。

春晚还未结束,小蓓妮抵不过困意,早已睡熟。明天就要隔离居住,吴娟娟回到房间收拾着行装。黎华茂默默取来早已备好的安神药,放进她的行囊,并轻声嘱咐。这些年的相濡以沫,黎华茂知道,高强度的工作压力时常会让责任心强心的吴娟娟难以入眠。睡眠差,极易导致抵抗力下降。更何况,当前疫情严峻,如果休息不好,更容易增加感染的风险。往常,黎华茂嘱咐吴娟娟,吴娟娟有时候会嫌他啰嗦。这一次,两个人一个不停地叮嘱,另一个默默地听着。

吴娟娟搬进隔离宿舍后,黎华茂的工作强度也急剧增大。他坚持每日腾出时间,将装满热饭热菜的保温桶放在吴娟娟宿舍门口。他说,自己顾不上吃饭无所谓,但不能耽误吴娟娟吃饭。身在隔离区的吴娟娟,每天下班后会跟丈夫、女儿打电话。只是,她从不和他们视频。她说,口罩、护目镜留下的淤青

会增加他们的担心。

那天黄昏,赶往科室准备进行夜间查房的黎华茂,在院区路口的转角处遇到了一名全副“武装”,步履匆匆的人。即便看不清脸庞,可那熟悉的身影和行走的姿势,让他确定,她就是吴娟娟。出于防护安全,两人不便靠近,短暂的眼神交汇后,二人便又奔赴各自的岗位,在不同地点以同样的姿态,坚守着抗“疫”阵线。

春节期间的武汉,阴雨连绵,天气湿冷。但紧张的抗“疫”一线,医护人员们奔走不息,快些收治、快点诊断、快速保障……“快!快!快!”成为了疫情阴霾下,医护人员们最真实的写照。他们在以奔忙的姿态,期盼着尽快取得抗“疫”胜利。一天夜里,加班中的黎华茂发现,办公室桌上的水仙花开了。他在微信朋友圈里祈祷:“花开了,明日的发病率最低点。”

家里,小蓓妮早已伴着夜色入睡。那天,吴娟娟离家的时候,并没有告诉小蓓妮,自己要搬去隔离区。在双军人家庭里长大的她,早已习惯了父母“不完整”的陪伴。刚开始,她也会反复问爸爸,妈妈什么时候能回家。现在,她不再追问,而是自己学着关注疫情新闻。每天,打电话的时候,她反复叮嘱妈妈,多睡觉、多休息。她相信,因为有爸爸妈妈这样的守护者,病魔定会被赶走,疫情终将散去。

除夕那天,小蓓妮跟着电视里的岳云鹏倒数7秒,许下新年愿望时,她听到了爸妈的约定:等抗“疫”胜利了,咱们再做一次团年夜饭。



日前,联防联控部队某部抽组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。出征前,女儿小石榴和妈妈一起送别爸爸郭明磊。

张先达摄

我家盼回“监管员”

■孔昭凤

去年春节前,我在《解放军报》军人家庭版发表过一篇《错峰吃饭,永恒的盼》。没想到,我真的在庚子鼠年的春节,盼回了我的兵儿子。

得知儿子要回来,我们夫妇提前几天就兴奋得睡不着觉。爱人酝酿着带我们回山东老家拜年祭祖,我则迫不及待地想带儿子拜见所有亲朋好友。儿子从军八年,一到传统节日,就把我这颗爱热闹的心孤独坏了。我想趁着春节,把这些年里缺失的热闹一并找补回来,把我家难得的温馨团圆气氛,传递给一众亲友。

除了“晒幸福”,我心里还暗藏着“小计谋”:若是在拜年的时候,引得一个如意的儿媳进门来,那便是年节里最大的喜事了。我暗自思忖,偷偷笑出了声。

然而,所有的计划,都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破坏了。兵儿子在感受到疫情严峻的第一时间,把我们回山东老家的车票退掉了。之后,他主动当起了家庭疫情监管员,监督我们取消早已预定好的宴请聚会。下午4点,他定时带领我和爱人在阳台上练瑜伽,做健身操;我们夫妇若有要事出门,他监督我们戴上口罩;每晚睡前,他还为我们测量体温。我和爱人仿佛成了他

带的兵,好端端的年,被他营造出了满屋的营院氛围。

在年前忙碌的家务中,我并没有过多排斥他的管理。大年初二,本来是我回娘家的日子。电话那头,年过70岁大哥的一声声呼唤传来。而我铁塔般壮实的儿子,像哨兵一样站立在门口,拦着我,坚决不准我出门。我不耐烦了,问他:“我又不是你的兵,你凭啥管我?我只是戴着口罩去看你舅舅一眼,不吃不喝不下车,远远地说句拜年话都不可以吗?”

他义正辞严:“这是原则性问题,不能妥协!各单位的医疗队在除夕之夜,不顾个人安危,奔赴武汉,抗击疫情。难道他们不想回家跟亲人拜年吗?您在家不出门,就是对国家最好的支持。”这些道理,不用他说明我也懂,但我心里还是难免烦躁不安。于是,我索性“罢工”,拒绝做家务,坐在电视机前“追剧”。我的“罢工”,反而给了儿子大展身手的好机会:他不仅与我父亲抢着做饭、洗碗,还戴着口罩,把家里的生熟砧板、洗菜盆、茶杯等都彻底消毒,给家里来了一场“卫生大革命”……

那天,不管他多殷勤地讨好我,我都佯装赌气不理他。但趁他不注意时,我还是忍不住用眼角偷偷瞄他。其实,

我心里满满都是疼爱。疼爱归疼爱,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,期望他能放我出门,去看我哥哥一眼。

他见我无理他,竟然独自包起饺子,剁肉调馅、和面擀皮,再把饺子摆成“爱心”造型献给我。他一边干活,一边逗我开心:“我要趁这个机会,把当兵这年在部队学到的生活本领,向您做个汇报表演。等疫情过后,您得去告诉舅舅,您儿子当兵这些年,长了多少本事。”

我看着他嬉笑着、碎碎念着,忍不住哭了。儿子一看我哭了,立马停下手里的活儿。他走到沙发前,像父亲抱着女儿一样,把我拥入怀中,轻拍我的脊背:“老妈,您多大人了,还哭。这些年,您操持这个家,辛苦了。这家务活儿,我干多了才知道,一点儿也不比在部队操练轻松。我知道,您平时太忙碌,就想趁年节有空去看望大舅。可是,特殊时期,特殊对待。这个年谁都不易,您是军嫂也是兵妈妈,要积极配合抗击疫情啊。”

儿子不知道,我哭,不是因为委屈,而是惭愧。听完他的话,我不禁笑了:“儿子,我要向你学习,有兵的觉悟才行。咱们一起守好家,不外出……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团圆年!”

守望回家路

■刘洪涛 谭志伟

“请大家排好队,有序上车……”今年,参加春运执勤的武警广州支队某中队新兵吴光义,担负第16站台的机动巡逻任务。

广州南站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客运枢纽站。春节期间,每天有近60万旅客从这里踏上与家人团聚的旅途。吴光义和战友被划为两个执勤分队,全天两班倒。虽然任务极为繁重,但他们不敢有丝毫松懈。

下勤后,吴光义顾不上休息,匆忙领到手机,给家里打电话。“哥,阿爸今天怎么样?”他急切地问大哥。父亲身患重病,辗转多地救治,却未见好转。每次领到手机,吴光义总是第一时间询问父亲的身体状况。

电话那头,大哥的声音突然哽咽。吴光义隐约预感到什么,他不敢多问,手指瞬间冰凉,微微颤抖。

“阿爸……一周前去世了。”吴光义一愣,他感觉周遭的空气仿佛凝结成冰,又冷又稀薄,他想喘口气,却怎么也喘不上来。

“阿爸怕影响你,不准我们说。他……”后面的话,吴光义几乎没有听见。父亲知道,吴光义这一周要全力备战春运执勤,弥留之际,叮嘱

哥哥不要告诉吴光义。走廊安静得只有晚风刮过墙上照片栏的“哗哗”声,吴光义抬头,看到自己被评为“执勤标兵”笑脸灿烂的照片,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
那晚,班长王祉柏看到伤心欲绝的吴光义,很为他难过。巡逻结束后,他找到了吴光义,想跟他聊会儿天,“那年冬天,遇上雨雪冰灾,几万旅客滞留在车站。我连续6天守在哨台上。我妈身体不好,我一直很挂念。”

“班长,你不想回家看看么?”吴光义问。

王祉柏看着窗外,“想啊,当时我是副班长,新同志都看着我呢。春运结束,我赶回家时,才知道我妈离开了。”

“可是,班长……”

“晚上的哨我帮你站,你调整一下。”王祉柏拍了拍吴光义的肩膀便离开了,有力的手带着别样的温度。

空旷的走廊里,吴光义看着大哥发来的在老屋里上香祭拜、烧鱼煨酒的短视频,眼泪“吧嗒吧嗒”往下掉。春节前这些天,老家正在过“芦笙节”。当年成年的男孩子中,能吃苦、不怕累的,可以被选拔为火枪手,由他们朝天鸣放火枪,祈福风调雨顺。父亲人一样,就是火枪手。吴光义也像父亲一样,不仅当了火枪手,还成为真正手握钢枪的军人。

吴光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。一家

人吃年夜饭,父亲举杯提话时,都会先祝福吴光义。父亲身体多病,医生建议不要喝酒。但吴光义参军前的最后一次年夜饭,吴光义少见地打开了自酿的米酒。他举杯喝下,脸庞立刻通红,连说:“当兵好啊,咱家最小的孩子也到了可以当兵的年龄了。”

……

次日凌晨4点半,一夜难眠的吴光义提前起床整装。得知单位已经给自己批了事假,吴光义赶忙找到指导员请求取消休假,“您放心,我可以!”任务在即,这个刚满18岁的武警战士坚强得令人刮目相看。

天还未亮透,站台的早风正刮得起劲,旅客时多时少。吴光义负责的站台恰好是发送贵广线方向的列车。驶往家乡的列车渐渐被晨曦吞没,吴光义望着轨道尽头,那一束束光,就像时光隧道,把自己带到了参军那天出发的站台上。那天上车后,他看到父亲被大哥搀扶着,步履蹒跚地追了几步,拼命挥手冲自己喊着什么。后来,大哥说,父亲喊的是“小光,要好好干啊。”没想到,那天竟是自己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。

“想家,但不恋家。”站台上的吴光义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,我会一辈子记得父亲的话,站好每一班岗,好好干,就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。



2月5日,黎华茂看望奋战一线的妻子、感染科护士长吴娟娟,夫妇二人隔窗对视。

王皓宇摄

风雪探哨行

■李梦奇

元旦一过,河北姑娘刘雪梅和伊犁军分区哈桑边防连中士侯天浩领了结婚证。没几天侯天浩便将返回连队上哨,以“哨长”的身份,去见证连队的一项“新历史”。

哈桑边防连有一个季节性哨所——康苏沟哨所,它建在层峦叠嶂、渺无人烟的山里。到了封山期,山高路险,风大雪深,哨所便有“雪山孤岛”之称。今年,康苏沟哨所条件大为好转,官兵将在哨所一起迎来建哨以来的第一个除夕夜。

刚结连理就分离,饱受相思之苦的刘雪梅怎能甘心?年关将至,她隔三岔五在电话里向侯天浩“游说”自己的“探哨”计划。但不管刘雪梅如何软硬兼施,侯天浩都不同意。他觉得,刘雪梅探营要饱受舟车劳顿之苦,即便来到军营,自己工作忙,也难以陪伴刘雪梅。

倔强的刘雪梅愈挫愈勇,持续加大“攻势”。一番较量过后,侯天浩只好勉强答应,但提出了“不添麻烦、短聚速回”的要求。得到许可的刘雪梅,简单打点行李,踏上探营之路。

西北的边关哨所仿佛与世隔绝,除了风,就是雪。刘雪梅的到来,让雪海深处一片沸腾。

刚到连队,刘雪梅很快就撸起衣

袖一头钻进炊事班。她想给大家做一桌好菜。在她看来,这既是边防军嫂的基本功,也是给战士们见面礼。只不过,刘雪梅的热情很快被浇灭,因为没水。

“没水可怎么做饭?”

看着手足无措的刘雪梅,炊事班的小战士告诉她:“嫂子,我们平常是用小推车把外面干净的雪拉进来烧水的。”

从炊事班走出来,刘雪梅看到门口有辆小推车,她捡起把手,推着车就去拉雪了。

有了水,刘雪梅开始“大展拳脚”,小炒肉、大盘鸡、醋溜土豆丝……不一会儿,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就摆满桌子。香味四溢时,侯天浩带队巡逻归来。一身是雪的侯天浩,看着在炊事班忙得不亦乐乎的刘雪梅,既欣慰又感动。

刘雪梅认为,侯天浩的战友兄弟,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每当战士巡逻训练,闲来无事的刘雪梅就用自己的一双巧手,剪出各式各样的窗花。那些窗花贴在战士们的窗户上,像从雪海深处开出一朵朵“红梅”,给这个冬天增添了

几分暖意。

来到连队几天,侯天浩都没好好陪过刘雪梅。那天,侯天浩主动提出要带

她走一走这里的巡逻路。刘雪梅一听,欣然答应。前一天踏出来的巡逻路,过了一晚就被风雪淹没了,侯天浩牵着刘雪梅的手,慢慢向前走着。每到一处,侯天浩都会为刘雪梅讲一讲曾经发生在那里的巡逻故事。侯天浩语气轻松有趣,刘雪梅却听得惊心动魄。巡逻归来,刘雪梅在哨所旁的树枝上,系上一朵朵用红布扎成的红花,并在垂下的红丝带上,写上一句句新年祝福。

寒冬腊月,边关的风雪越来越大,巡逻路上白茫茫一片,能见度极低。哨所旁飞舞着红丝带的那棵树,就像一个红灯笼,为巡逻归来的战士们,指引回来的方向。

没过几天,刘雪梅还没待够,侯天浩便催着她回去:“你回去陪陪家里老人,等我休假了,再陪你度蜜月。”刘雪梅心中依依不舍,外表却故作坚强。她笑着答应侯天浩,可刚转过身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两行泪珠顺着脸颊流下来。

除夕将至,刘雪梅陪着家人置办年货,心里却始终挂念着远方的侯天浩。西北边关,此时又是大雪纷飞,寒风正紧。刘雪梅百感交集,她在微信朋友圈里抒怀:“最难忘的是康苏沟,最深爱的是你……”